App时代

陈睿昳

她常常陷入下一秒不知道应该打开哪个App的困惑,一恍神,忘记想点什么了,噢,是看看网上买的书有没有发货。有时想不起来,就这样任由指尖在屏幕上刷来划去。微博,没几个朋友在用了。微信,很多人在用,但是讨厌点个赞以后跟风而来的赞。淘宝,该买的都买了也不缺啥。看来看去,还是去小游戏里收收能量、喂喂小鸡算了。

有次和朋友聚餐,聊起抖音什么的,她没有装,这一类的视频她不怎么爱看,朋友问她:你这样不觉得自己老了吗?她想,老了就老了,没必要勉强自己的心。

每天下班路上她打开微信的共享位置,让家人知道她已在归家途中,出地铁站的时候扫一下iWatch的交通卡App,一秒出站,然后再搜寻共享单车,点开手表上的App解锁。这一连串的动作连贯麻利,App像一道道门锁,一个个打开,最后闯关成功到家了。

回家孩子会拿起她的手机玩一会,这个年纪对于小游戏非常感兴趣,每天要收一遍能量,浇浇水才过瘾,时不时还要给农场游戏的小鸡换装扮,玩得比她还溜。她觉得自己的肉身加上手机才是孩子心中完整的妈妈形象。她问孩子,白天你想我了吗?孩子说,想。她不甘心地问,你到底是想我还是想我的手机啊?

孩子小的时候,她每晚唱歌哄孩子睡觉,结果得了咽喉炎。后来她找到了好帮手,还是手机,在博客里选一个小故事,播放20分钟左右,再打开语音备忘录,里面有她录的哄睡歌曲,反复再播个10分钟,再一抬眼,孩子已经睡了。孩子上学以后,有些功课她教不来,也是依赖手机软件,几年级的功课难点,一搜索,好多网红老师拍的视频,孩子看了若有所悟。她感谢手机里的App,替她履行了好妈妈也是好老师的责任。

等她自己入睡的时候,感受到枕边的一丝微光,是丈夫在看手机,她常常想问他:你幸福吗?丈夫有时在打游戏,她看不懂;有时在刷类似抖音的App,她问好看吗?他把屏幕放到她眼前:有人走着走着掉到河里去了,有狗坐在办公桌前打电脑……他问有趣吗?她知道丈夫的笑点在哪里,但是她一点也不觉得好笑。这就是她爱的人啊,能把短短一段视频翻来覆去看上好几遍,一个人傻呵呵地笑。那个时候她心里还是存有那个疑问:你幸福吗?和我这样不爱笑的女人结婚这些年。

有时他们睡前会说说话,说的尽是孩子白天的趣事。孩子最近提出想要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手机,她想,在没有满足孩子愿望之前,这个要求会不定期听到,为了安慰孩子,只能暂时把自己的手机拿给孩子玩。她和孩子说,妈妈18岁才有手机的呢!孩子似懂非懂。他们这一代人,估计班里一旦有人掏出手机就很快会有人跟风。

她最喜欢的App是Sleep++和健身记录,配合智能手表使用,Sleep++会自动记录她每天的睡眠,每天提醒她22点入睡,早上醒来又会自动汇报昨天的睡眠情况。她的睡眠质量不好,所以喜欢这样的自我观察,有时简直是为了一段漂亮的睡眠记录才睡觉的,每天醒来点击查看昨晚的最佳睡眠时间段,想想那时做的是什么梦,这比刷抖音什么的有趣多了——她对别人的生活没有兴趣,她只感兴趣自己这个生物本身,有时还会测测心率,自我研究真是件有趣的事啊。健身记录里设置的是每天消耗300卡路里,工作日基本都能达成,有时坐得久了,健身记录会提醒她站立一会儿,她觉得很贴心,像个朋友一样。每当她完成一个满环,健身记录就会跳出来说:老婆,恭喜你今天怎样怎样……她喜欢这样的褒奖,也是她生活中久违的了。

是的,每天在鸡毛蒜皮中度过,很需要有人这样对自己说:你辛苦了,你真棒。就这样日复一日,为了达成三个满环而努力,骑单车,走路,爬楼梯,这些App上的数据,就是她认真生活的证明吧。

消失的『一景』

哲俊

上海街头清晨倒马桶,曾是人们熟悉的“一景”。上海街头还曾另有“一景”,即遍布街角处简陋的水泥小便池。这种小便池十分简陋,基本上是建在弄堂口的墙角之处,男性背对众人,随性而为。无遮无挡,一举一动,皆入路人视线,十分不雅,也不文明。但在几十年时光里,棚户区的男人已经习以为常,并成为生活的一种方式。因为家里均无卫生设施,只能到街角处解决。这个街景,据我所知,全国大概绝无仅有。

然而,来上海的外地男人,就不能适应了。记得有位辽宁同行到上海,我尽地主之谊陪他游玩后,他欲小解,我自然而然地带他到弄堂口的小便池,他显得很是为难,站到小便池边又退了出来。最后还是找到一座公共厕所,才解其燃眉之急。

随着城市发展,用厕不文明的状况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便在这种小便池后加一人多高的围墙,以遮挡路人的一些视线。有条件的地方,还形成L形,可以全部封闭起来。虽说改变不是根本性的,但比原状总是有了一些改观。

这种小便池清洁起来有一定的难度,主要是在小便处和尿液储存池的管道连接处有一个弯头,尿垢仅靠水是冲不掉的,清洁工人只能弯着腰或蹲着,用砂轮去磨老垢。近距离劳作,常常熏得清洁工人睁不开眼睛。1972年夏季,开播不久的上海电视台在一个新闻片中,就专门报道了清洁工人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的。

本来,这样的事,随着小便池的逐渐消失,已从记忆中抹去了,但最近看到两个电视连续剧,又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。

电视连续剧《破晓东方》第九集中有个镜头,入城后,一位解放军战士内急,正欲到房屋角落处小便,二十军军长聂凤智见到后说:“往前50米有临时厕所”,并说,如果在此小便,“军法处置”。

解放军进军上海之前,曾在丹阳集训,陈毅在大会上要求干部战士自觉遵守入城三大公约,在不进民宅、不以功臣自居等诸多要求外,还强调了一条,即大小便上厕所。并说这是他向党中央立下的军令状,也是向世界昭告的宣言。为了做好这个工作,部队派出了宣传车,在街头广播宣传,反复强调大小便上厕所。

陈毅如此重视城市的卫生,和毛主席的重视分不开。在《换了人间》电视剧中有这样一个镜头:陈毅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后,将回新上海担任市长。行前,毛主席同他谈话,在列数了上海将面临诸多困难后,话题一转说,别的不说,就说拉屎吧,上海有600万人,每人每天拉4两屎,一天就有一千多吨。如不及时处理,就要臭气熏天啰。

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前夜,日理万机的毛主席,竟然还想到这些问题,完全出乎今人的想象。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的镜头震惊了世界,感动了上海人民。但解放军战士入城后,不准随地大小便一事,过去宣传得并不多,这次电视剧的播放,为我们补上了这一课。

现在,随着上海旧区改造,棚户区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,相伴而生的小便池现在几乎绝迹,逐渐从地图上消失了。历经百余年,这种小便池在上海大规模的市政建设中,完成了历史使命,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。现在,全市有了近3000座环卫公厕,用厕环境更加文明更加舒服了,不仅提供免费手纸,有热水洗手,厕所门厅处的视频还提供多种信息服务。前不久,我还看到了为如厕者提供摆放手机的架子,十分人性化。这一切,和当初在光天化日下上小便池相比,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向盛夏冲刺

陆继枬 摄

以理遣情情不服

祝淳翔

月初的一天下午,李建华先生过访,寒暄数语,便同他一起去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兜了一圈,忽见馆中有一页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致郑逸梅老先生的信札,从内容上看,应是一封复信,其中提及一段伤心事,颇引起我的注意。现将全文抄录如右:“逸梅尊丈赐鉴:奉到尊旧闻谈两种,如闻謦欬,丈惠侄太厚矣。自去冬儿丧身海外,颓唐心境,料峭至寒,殊难明状。以理遣情,而情不服。吾丈诸著,慰我甚多,有时聊可解脱、看破一些,如是如是。专此奉复肃谢。侄仍劳劳豫园东部市建工程,春暖牵杖履一游如何?侄从周,十八日。”

1987年11月29日,梓翁在美国留学的独子陈丰,无辜被墨西哥裔流民刺死于洛杉矶。噩耗传来,引发莫大悲痛。作为他的长辈兼朋友的郑逸梅想必多次致函慰问。这封复信,应写于1988年某月。信中所提郑老的两种“旧闻谈”,我一开始误以为是《影坛旧闻》《书坛旧闻》二书,前者固不错,后者却初版于1992年,自无可能。抑或是《书报话旧》,笔者最近在帮郑老先生的孙女郑有慧女士整理《郑逸梅日记》,其中1981年9月5日,记有:“学林出版社陈政文来访,知余于一九六三年为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部所写《上海书报旧闻》二大本(分别为《书林一叶》《报海回澜》),当时由于极左思想,搁置未出版,只付资料费,是稿后归辞书出版社,该社出辞书,亦未解决。兹归学林出版社,谋印单行本,以原稿见还,嘱加整理,年内交卷。”此后多月,老先生日记里隔三差五、多次提及编阅、修订《书报旧闻》事(同年12月,改书名为《书报话旧》),随阅随改,随改随添,延至1982年2月15日,“《书报话旧》完成”。交稿后,又叠经图片翻印,并进一步修改文字等等。总之过程繁复,牵扯大量精力。终于1983年3月正式出书,事情告一段落。想来郑逸梅先生在寄书所附去信中,仍习惯性地将那书称为“书报旧闻”吧。

无独有偶,2015年版《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》里亦收有陈从周一札,可与前札对照。其内容为:“逸梅尊丈撰席:侄遭大过(故),承赐函垂慰,仁者之心,感激泥首,愿到百岁千岁。朱翁卷,并尊著,乞交小王带下。侄心绪大坏,奈何奈何。但豫园工程仍坚持到底,了此心愿也。开春侍杖履小游何如?此颂潭福。小侄从周,十一日。”从信的开头“遭大故”三字,即遭受重大变故(泛指亲人亡故等)来判断,应写于其子被害事件后不久,结合后文有“开春”小游豫园的话,大致可以判断此信更早,应写于1987年12月10日。

至于上图收藏的那封信,大概写于何时呢?由信末提及春暖,表示写信之时在冬季,则1月、2月的可能性较大,而2月17日是1988年春节,年初二写信似不甚相宜。故笔者更倾向于是1月18日写的复信。

梓翁在丧子之痛尚未平复之际,在两信中均提及豫园东部重建事,可见兹事体大,斯人所担责任之重。1986年夏,上海市政府启动豫园东部(内园)重修工程,梓翁被礼聘为顾问。从其1987年夏至日所撰《重修豫园东部记》,可知其大略。文中述及豫园管理处主任董良光“每感园之不足,就商于余,必欲复其旧观,而愿始遂。余欣然应命,退而细考潘氏园记与今日之实况,于是叠山理水,疏池浚流,引廊改桥,栽花种竹,以空灵高洁为归。锐意安排,经营期年,园隔水曲,楼阁掩映,初具规模矣”。1988年5月8日,由新加坡华侨作家周颖南做东,海上同仁齐聚豫园得月楼,举行首次雅集,一祝豫园东园首期工程告竣,二祝陈教授七十寿辰,众人觥筹交错之余,留有吟咏,可惜郑逸梅却因故未能出席。

丝瓜

姚鸣

谷雨后,父亲在柴垛底坨周围挖了几个小洞,将黑色的丝瓜种子植入其中,壅些泥土,放一把草木灰,大人们管这一过程叫“做秧苗”。

当躲在泥窝里的种子,破土生长为卷起细嫩绿丝的叶片时,父亲带着我在秧苗泥窝旁插上几根竹棒、秆子作引线,使叶瓣触角沿着引线的方向环绕柴垛伸展开来。到七月中旬,垛面和垛顶已被丝瓜的藤叶铺成了一片绿色,一根又一根丝瓜,布满了柴垛的顶面和周围。

宅基地上种植的丝瓜,用的是有机肥料,没有半点污染,是标准的绿色植物,有一种清甜可口的舌尖感觉。七八月,正值我和三弟放暑假时段,每天中午的煮饭炒菜,父母让我俩负责。上午十点左右,三弟总会拎着菜篮到柴垛周围转一圈,摘几根新鲜的丝瓜下来。我将丝瓜去柄削皮后,放在陶瓷的容器里,撒上几粒盐花,片刻后上下搅和翻动几下,再用清水冲洗、沥干待用。点火炒菜时,待三弟将热油铁锅烧得快要冒出青烟的一瞬间,我将丝瓜倒入其中,伴随着“嚓”的声响,一股青烟从铁锅中蹿起,我赶紧用锅铲上下翻炒,加水、豆瓣和咸菜,盖上锅盖烧开后焖少顷,再打开锅盖,根据咸淡加少量盐,盛在大号的汤碗中,端在饭桌上,片刻间,父母和大哥就收工回家了,这样现摘现烧现吃的丝瓜豆瓣咸菜汤,清醇而不油腻,甜津津、咸塔塔、酸滋滋,是百吃不厌、喝汤过饭解渴的农家菜。

七夕会

翡翠谷

周建新

去翡翠谷之前,我憧憬地想象着它的模样。翡翠是什么样子的呢?绿莹莹的宝石,没有固定的形状,我们看到戴在手腕上的玉镯,挂在女子胸前的鸡心,或镶嵌于戒指上的宝石,加工成什么便成了翡翠的样子。但它的绿,是永恒的,所以我想既然被称作“翡翠谷”,那里必定是树木葱茏,绿意盎然的。

我与朋友大雄结伴出游,目的地就是位于黄山脚下的翡翠谷。我俩驾车中午出发,到达翡翠谷之时已近傍晚,夕阳从远方的山岭照射过来,给山谷里的徽州民居,披上了一身金色的霞光。下榻的民宿是同伴预订的,是一幢独栋别墅,入住后在大厅旁的小餐厅用餐,点了土鸡烧笋干、溪水石斑鱼、石耳炒蛋和野菜,还要了两瓶当地的啤酒,吃得有滋有味。身材修长、穿中式长裙的老板娘十分细心,多次过来问我们味道如何,吃得怎样?饭后遇到她的公公,也就是房屋的老主人,他对我们说:“这几天不用动车,上黄山或去镇上,都由我免费开车接送。”他七十上下年纪,满头花白,身板瘦削而硬朗。年轻时做过木匠,也与村里人一起上黄山做过挑夫,现在年纪大了,帮小辈们打打零杂。

天黑了,我们去附近溜达,下坡有一条黑色柏油马路,村里没有路灯,脚下黑漆漆的,而此刻天空呈深蓝色,头顶有几颗醒目的星星。山里空气清新,负氧离子准能达到二十万以上,感觉呼吸特别舒爽,好像空气不是由自己的鼻子吸进去,而是自己钻入鼻孔深处,还附带着一种淡淡的林间腐叶的清香。这样的空气,被朋友称为“有灵性的空气”。我们循着潺潺水声,来到一片开阔地,旁边有一条峡谷,溪水正顺着山谷汩汩流淌,“哗哗哗”溪流声从上游远远传来,更显山谷的宁静。

夜深了,村子里万籁俱静。我独自坐在阳台的吊篮藤椅上,吊椅铰链的摇晃摩擦,发出轻微的“吱吱”声音,这声响几乎是唯一我能听见的声音。从前读王维的“月出惊山鸟”,只能凭空想象,而此刻若是一轮明月跃出山巅,难免会“惊山鸟”。若是偶尔传来民宅内的关门声或马桶冲水声,竟似地动山摇,惊心动魄!

大清早,清脆的鸟鸣把我早早唤醒,在阳台上眺望,朝阳照在远方一座山峰的石壁上,黄金似的闪耀,像极了翠绿的山林托举着一颗闪亮的宝石。另一方向,是高低不同的山峦,在我看来,这一视野至少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艺术种类:一种是近处村落里古朴的粉墙、黛瓦,簇拥在房前屋后的花卉、高大的古树,仿佛都是用高清的相机拍摄下来的,属摄影艺术;另一种是不远处的山峦,满山布满了密密匝匝的竹林,它好似用油画笔饱蘸着油彩,在凹凸不平的画布上敲出来的,属于油画;还有一种是更远的峰峦,它们层峦叠嶂,云涌雾集,浓淡不一,那必然是一幅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水墨画,唯有国画的神奇水墨,才能表达出这种裁云镂月的意境。

艺术来源于生活,若我们以艺术的眼光看世界,世界则处处皆艺术。真想在这远离都市喧嚣的山谷,好好享受一番这份大自然给予的宁静闲适。

旅游